

中國古代文論管窺



王 运 熙

齐 鲁 书 社

中国古代文论管窥

王运熙 著

齐 鲁 书 社

1987年·济南

中国古代文论管窥

王运熙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平原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8印张 4插页 178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书号10206 · 165 定价2.10元

自序

收集在这本小书中的二十一篇文章,除个别篇章外,都是在六十年代前期和1978年以后近几年内写成的。我原来着重研究汉魏六朝、隋唐五代的文学史,六十年代起,研究重点转移到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除参加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外,还陆续写了几十篇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论文。其中研讨《文心雕龙》的文章,因有十多篇,已编成《文心雕龙探索》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余的编成本书。中国古代文论的资料非常丰富,问题很多,我所认识和论述的仅是一小部分现象和问题,所见也不深,因此取名《中国古代文论管窥》。书中论文质、风骨的两篇,谈得比较简括,《文心雕龙探索》中另有长文详细阐述,请读者参看。

书中《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质论》、《钟嵘诗品与时代风气》、《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诗标准》三篇文章,是杨明同志和我合作写的,征得他的同意,收入本书。曹旭同志仔细校阅全稿,除改正误字外,还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吴兆路同志帮助抄写了一部分稿件。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王运熙

1986年2月

目 录

自序

怎样学习中国古代文论·····	(1)
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	(9)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	(22)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气说·····	(33)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质论·····	(4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风骨论·····	(53)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比兴说·····	(68)
从诗论看我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的一种原因·····	(85)
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精神·····	(94)
钟嵘《诗品》与时代风气·····	(102)
钟嵘《诗品》论奇·····	(120)

萧统的文学思想和《文选》·····	(124)
从《文选》选录史书的赞论序述谈起	
——谈我国古代文论的一个特色·····	(137)
从文论看南朝人心目中的文学正宗·····	(141)
《河岳英灵集》的编集年代和选诗标准·····	(156)
略谈李白的文学思想·····	(177)
李白为什么景仰谢朓·····	(185)
杜甫的文学思想	
——纪念杜甫诞生 1250 周年·····	(190)
说盛唐气象·····	(200)
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沧浪诗话》·····	(220)
〔附录〕	
严羽和他的诗歌创作·····	(242)

怎样学习中国古代文论

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着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遗产。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庄子、荀子等都发表了一些有关文艺的言论,虽然只是片断的议论,但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到两汉时代,陆续产生了若干短篇论文,象《诗大序》、班固《两都赋序》、王逸《楚辞章句序》等,大抵就一部书或一篇作品、一种文体进行评论。由先秦的言论片断到有专篇论文,是一个进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趋于成熟。专篇论文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或广泛评论若干作家和文体,或着重探讨创作构思和创作技巧,涉及范围都比汉代的论文为广。除不少单篇论文外,此时期还出现了系统性颇强的专著,这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形成了古代文论的一个高峰。唐宋元明清,文论进一步发展,品种多样,数量丰富。诗文理论方面,有大量单篇论文和诗话、诗格。诗格着重研讨诗歌格律作法,诗话内容丰富多采:讲理论,评作家作品,讲作法,记逸闻故事等等,无所不包。还有不少诗文选本,往往附有评语,也值得重视。宋代以来,随着词体创作的发达,出现了许多词论著作,其体例大致和诗论著作相近似。明清时代,戏曲、小说繁兴,又出现了许多戏曲和小说理论批评,其中有不少采取了评点的形式。面对大量的古代文论,需要加以辑集汇编,以利阅读。明代人编了一部《历代诗话》,近人又编集了《历代诗话续

编》、《清诗话》、《清诗话续编》、《词话丛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等。单这几部丛书，数量已颇庞大，但还只是古文论的一部分重要对象，远不是它的全部。

爱好文学的同志，学一点中国古代文论很有好处，可以帮助提高文学修养。具体说来则是：一、有助于加强文学理论修养。我们现代的文学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古文论中有不少精当的见解，和今天的文论相通，值得我们重视和吸取。譬如文学作品内容是否深刻动人，和作者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这在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作《示子通》、《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等篇章中有所阐述，对我们认识文学与现实生活关系这一问题很有启发。对作品内容与形式关系这一问题，古文论中有大量言论指出形式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必须选择适当的形式来表现内容。这在今天也是很中肯的。对于专业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多学习一些中国古代文论，全面总结一下它的特点和历史发展，为建立今天需要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服务，尤为必要。二、有助于阅读、理解古典作家和作品。古代许多文论，都是直接评论作家作品的，学习这类文论，可以帮助我们欣赏理解古典作家作品的特色与成就。例如读钟嵘《诗品》、殷璠《河岳英灵集》，对我们分别理解汉魏六朝诗歌和盛唐诗歌就很有好处。读白居易《与元九书》，对理解元白一派讽谕诗的特点和历史背景，也很有好处。三、有助于增强写作修养。古代诗词散文理论，有许多是着重谈写作艺术的；对用词造句、谋篇布局等等，往往研讨得很细致。戏曲小说理论，对刻画人物、安排情节等写作技巧也有许多分析评论。这些意见，不但有助于我们欣赏理解古典作品，对我们今天从事创作，也有或多或少的启发

和借鉴意义。至于对要写作旧体诗词的一些同志来说,这方面的帮助就更为直接了。周振甫同志编的《诗词例话》、《文章例话》两部书,引用了许多古文论的材料,作了比较通俗的分析和讲解,对阅读欣赏古代作品和写作都有裨益,可以参考。

关于学习古文论的基本条件,一般说来,应掌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认识、分析古文论的武器;要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知识,并具有较好的古文阅读能力,这样才能读懂古文论。在学习步骤和方法上,提出下列四点供大家参考。

一、要由浅入深,点面结合。

初学古文论,宜对富有代表性的原著和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关于原著,可以先读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再进而读同一人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近来有的出版社又出版了一些古文论的注释本,更为浅显,也可以参考。关于批评史,可以先读敏泽《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复旦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两书都是建国后编写的,观点比较新颖,材料也较充实,宜于初学。建国以前,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仅编至宋代),都是用力之作,材料丰富,各有独到见解,深入学习者可以拿来阅读。三书有一个共同的缺陷是详述诗文理论,对戏曲小说理论介绍甚少甚至空缺,这在建国后新编的文学批评史中有所改进。

读了古代文论选和文学批评史以后,对中国古文论的面上知识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如须深入学习钻研,就可以选择一些点专门攻读。中国古代文论,有的理论性较强,如《文心雕龙》、严羽《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等;有的系统评论历代作家作品,带

有文学史性质,如胡应麟《诗薮》、沈德潜《说诗碎语》、翁方纲《石洲诗话》等;有的偏重讨论作法,如皎然《诗式》、张炎《词源》、王骥德《曲律》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要求加以选择。选择的重点,可以从多方面考虑。可以专攻一段(如唐代文学批评),可以专攻一体(如戏曲批评),如范围缩小,可以攻断代的一体(如明代戏曲批评)或一个流派、一个人、一部书。还有一些专题,如文气说、意境说、神韵说、性灵说等等,在批评史上都有一个产生发展过程,值得探讨。我们大致上可以以文论选、批评史的介绍为线索来确定进一步学习的重点。一些重要的专著(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等),今人也都有注释本,应当阅读参考,还应参阅一些有关的研究论文和论著。今人关于古文论的注释和论著、论文,由于著者的功力、写作态度不尽相同,同时不少古文论的难度较大,某些问题一时不易有明确一致的解释;因此,今人关于古文论的解释评论,有些地方还可商榷,甚至也有错误的,阅读时遇到疑问,宜多看一些有关资料,以期获得准确或比较准确的理解。

二、要多读一些古代作品,把阅读文论和阅读有关作品配合起来。

古代文论大抵由总结古代创作经验而来,反过来又指导创作实践,文论的许多内容,是批评古代作家作品,因此,古文论与古代作品二者关系非常密切,必须配合起来参照阅读。熟悉了有关作品,就能知道古文论如何针对创作有的放矢,掌握其精神实质;反之,如果脱离有关作品,对古文论中的一些理论原则作抽象的理解,就会隔靴搔痒,得出不符合古文论原来面貌的看法。拿《文心雕龙》、《诗品》两书来说,它们着重论述了汉魏以至南朝的许多作家作品,其中不少富有代表性的篇章,为萧统《文

选》所采录。如果熟悉《文选》，再学习这两部古文论名著，就要方便得多。大家知道，“五四”以来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著作为数不少，其中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三部书，成绩都较突出。这三部书所以好，一个重要原因是著者旧学根底好，熟悉汉魏六朝文学，熟悉《文选》，因此对《文心雕龙》所作的不少诠释就显得深入中肯。我们今天当然不容易达到这些著名学者的水平，但要吸取他们的经验，多学习以至熟悉一些古典作品，争取对古文论有准确的理解。有一些《文心雕龙》的研究论文，认为刘勰是进步的现实主义文论家，他对流行于魏晋南北朝的形式主义的骈体文学采取对立的态度。如果我们细读《文心雕龙》全书，结合读有关作品，不难发现刘勰对汉魏六朝时期许多骈体文学家及其作品，是加以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文心雕龙》全书也用精致的骈文写成。看来上述论点并不符合《文心雕龙》的原来面貌。《文心雕龙》的原貌是，它拥护支持骈体文学，只是批评骈体文学创作中一部分过于华艳的作风。（笼统说骈体文学是形式主义也是不对的。）再如《沧浪诗话·诗辨》，严厉批评了江西诗派的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创作倾向，又批评了南宋四灵诗派、江湖诗派的纤巧诗风；对此，我们得读一些江西等诗派的诗歌创作，了解其特点，这样，对严羽诗论的实质，就容易理解得确切和深入。总之，要学好古代文论和文学批评史，必须有一定的古代创作和文学史知识做基础。

三、要仔细体察原著的观点，求得确切的理解。

古文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文字有时又比较深奥简练，一定要仔细阅读体会，才能有确切的理解。那些分量重、自成体系的专著，更要注意全面阅读考察，把握其思想原貌；切忌抓其一

点,不及其馀,或者望文生义,随便发挥。上面讲到的联系文学创作现象来考察,是求得对古文论观点确切理解的一个重要途径;此外,还要注意考察文论家的全部言论,考察其他有关资料,如同时代的文论以至有关的音乐、绘画、书法理论等等。这里不妨仍以《文心雕龙》作例子。有的同志认为刘勰很重视人民的生活和利益,重视作品反映人民生活,这是一种缺乏根据的看法。诚然,刘勰对中国古代文论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不少重要文学理论问题(如创作与时代的关系、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等)上提出了精辟的、系统的意见。他也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章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要善于向统治者进行讽谏,以收补偏救弊的作用。但他并不关心广大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没有要求作品反映人民的痛苦。他对汉乐府民歌中那些深刻反映人民生活的篇章,诸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焦仲卿妻》等,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均只字不提,反而把汉乐府民歌笼统斥为淫辞艳曲(见《乐府》篇)。对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反映人民生活的篇章,刘勰也从未齿及。《文心雕龙·祝盟》篇有“利民之志,颇形于言”的话,那是赞美虞舜的祠田辞关心农业,用以歌颂古代“圣君”,也不是重视作品反映人民生活。其实,这种不关心下层人民生活、不重视作品反映人民生活的思想局限,在贵族文人垄断文坛的局面下,南朝文人(包括文论家)中是具有相当普遍性的。试看上述《东门行》等汉乐府佳篇,钟嵘《诗品》没有提及和肯定,萧统《文选》也不予选录,这是很值得我们联系起来考察、发人深思的现象。要求作品反映广阔社会现实、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言论,在南朝文论中不曾出现过,到唐代大诗人杜甫、白居易的作品中才有明确的表述。有人或许会问:刘勰对《诗经》大力推崇,《诗经》国风中有不

少篇章反映人民生活,这怎样解释?其实南朝人对《诗经》各篇作者和题旨的理解,大抵根据《毛诗》的小序,国风中不少篇章,宋代以后学者往往认为是里巷歌谣,《毛诗》却经常认为是周代贵族的作品。在刘勰看来,国风大致上不是反映人民生活的民间作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刘勰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文学理论批评家,抓住其片言只语,就强调他关心人民,以至重视文学反映人民生活。如果我们不仔细体察,这种缺乏根据、似是而非的看法是很容易产生的。当然,要做到仔细体察,全书考查,以求达到确切的理解,这要求比较高,主要应当是深入学习和进行研究工作者的事。但对初学者来说,在这方面树立起一种严谨的态度,不随便下判断或轻易跟着别人的论点跑,也是很必要的。

四、既要注意运用新的文学理论来解释评价古文论,又要注意避免生搬硬套。

我们研究古文论,目的是古为今用,使古文论对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生活和文化建设产生积极作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来学习、研究古代文论,使古文论在新的理论照耀下获得正确的分析和评价。文学理论中一些常用的名词概念,由于时代不同,古文论使用的术语和今天所用的术语也不同。对此,我们必须互相参照,适当运用今天的名词术语进行分析解释。例如,古人用“情”、“志”、“道”指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讲情、志、道与文的关系,就是讲作者思想感情(表现为作品的思想内容)与作品文采的关系,大致上也就是讲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又如古人讲“体”、“体势”,是指文章的体貌,大致上就是今天所谓风格。这类情况,都应当用今天的名词术语分析阐明。

但是,这种以今释古的工作一定要郑重,要实事求是;不能生搬硬套,违背古文论的原意,不要拔高、美化古人。例如古人常强调文章要写“真”,“真”是指真挚的感情和可信的事实,他们往往强调写事实要真实可信,不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因此对虚构的神话传说常常表示不满。如果我们把这种“真”和今天文论中的艺术真实等同起来,就不对了。对典型化、艺术真实这种问题的认识和注意,是在明清时代叙事性文学(戏曲、小说、讲唱文学)发展繁荣之际才反映到文论中来,前此的诗文评论中是缺乏的。又如古人常用“奇”“正”这对概念来分别指奇特和典正文风;今天的某些研究论文,就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解释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解释正,这也是不妥当的。奇,就其指想象丰富、文辞瑰丽纵逸、善于夸张而论,固有与浪漫主义作品的常见手法相通之处;但古人所谓奇,一般不指浪漫主义作品最本质的特征,即表现理想。又古人所谓奇,有时指用词造句不合常规,如故意颠倒字句,采用误字(参考《文心雕龙》的《定势》、《练字》两篇),这种现象,很难说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我们只能说,古文论的“奇”,只是部分内容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相通,而不能笼统地说“奇”就是浪漫主义。至于古文论中的“正”,一般指雅正文风,其思想内容要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准绳,文辞风格要求典雅;这种特色,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概念内涵就更少联系了。建国以来,许多同志都努力尝试运用新的文学理论来解释和评价古文论,这是令人欣喜的好现象。在这过程中,产生这样那样的偏差,也是难以避免的事。但是,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争取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细致准确,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1984年8月

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方法

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着丰富的遗产。先秦时代文论即已萌芽,至南朝而有巨著出现。唐宋以后,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文论也品种繁多,诗话、词话、曲话、小说评点等等,呈现出绚烂多姿的局面。面对这份丰富的遗产,“五四”以来,学人们就开始重视和研究。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出现了几部颇有分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象《文心雕龙》、《诗品》等专著,也有质量较高的注释本问世。建国三十五年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一,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进行分析研究。在正确理论的指引下,许多论文和论著的观点比较鲜明,分析比较深入。二,研究领域扩大了。建国以前,学人们侧重研究诗文理论,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批评不受重视,现在情况有了改变。诗文理论方面,研究范围也有所扩大,一些不太著名、过去不受重视的批评家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一些专门问题,如风骨、意境、比兴等等,都有不少探讨文章发表。三,讨论空气活跃了。发表了不少论文,对若干批评家及其著作、若干专题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通过讨论,对不少问题的认识深化了。成立了全国性的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和文心雕龙学会,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文心雕龙学刊》两种专刊。四,重视资料的建设工作。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和《中国近代文论选》(前者还有较详的

题解、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绍虞同志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已出了数十种。有的单位编辑了古代文论类编、古代曲论类编一类资料。这方面的工作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五,研究成果大大增加。上述诸种情况结合起来,形成了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仅关于《文心雕龙》的注释研究专著,即有十余种。其他如《文赋》、《诗品》、《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等均有专著问世。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又出版了好几种。单篇论文更是数量繁多。

在建国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大家几乎有着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整理、分析这份文化遗产,使之古为今用,特别是有助于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已经做出了成绩。当然,在前进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文论的解释分析流于主观片面,甚至曲解,不符合古代文论的原来面貌;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分析和评价,就往往会产生使古代人现代化的现象。这种现象,虽然有的同志已经提出,但仍然相当广泛地存在着。这里我想从方法论角度提出几点值得注意的原则,其目的是为了确切地理解古代文论的意义,弄清其原来面貌。

一 统观全人,避免以偏概全

古代不少文学理论批评家,其言论内容往往丰富复杂而不是很单纯的。在某种场合,文论家为了某种原因,往往强调某一点而不及其余。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统观文论家的全部言论,全面考察,如果抓其一点片面地加以夸张,就会背离文论

家的原意。鲁迅先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题未定草七》）又说：“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题未定草六》）他劝告研究古代文学的人不要只读选本，因为选本经过编选者的选择，不能看出作者的全人。下面试举两个例子。

例如刘勰对魏晋以来盛行的重视辞藻、对偶、声韵之类的骈体文学（包括诗、赋、骈文）的态度如何？《文心雕龙·序志》云：“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繁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这段话很重要，说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目的就是为矫正这种浮诡文风。如果孤立地片面地去理解这段话，就很容易认为刘勰对魏晋以迄南朝宋齐时代崇尚辞藻的骈体文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但从《声律》篇，我们看到刘勰对沈约等提倡的声病说大力支持；从《丽辞》、《事类》两篇，又看到他非常重视并肯定对偶和用典。《文心雕龙》全书也用精致的骈文写成。因此应当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刘勰都是骈体文学的拥护者而不是反对者，他只是不满当时过于浮靡的骈体文风，要求加以改良和节制。因此，如果说魏晋以来的骈体文学是形式主义文学（这种提法是不对的），那刘勰就不可能是这种形式主义文学的反对者。《文心雕龙》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特别丰富的巨著，近年来，有的同志提出要研究《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这是一种很好的意见，因为它注意从整体上来探讨刘勰的文学思想。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怎么样的这一问题，尽管研究者目前还不能有一致的看法；但只要大家都重视从整体上去认识刘勰的文学思想，就有可能较快地探明《文心雕龙》中的许多问题。